泥土里的声音

邴 琴

秋天一场冷雨,原野上那棵孤零零的树,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远处有群雁飞过,叫声一声递过一声。我贴近地面细细地听,听见雨水渗进土里,滋滋地低鸣。也许,那是泥土喝水的声音。

小时候,跟着爷爷下地干活。他锄草,我蹲在田埂上玩泥巴。泥巴团成团,再将拇指按进泥团中央,以大拇指为轴,四根手指转动着,一会儿工夫,湿泥越转边缘越薄,一只泥碗就成型了。翻过来往地上"啪"地一摔,碗底鼓出一个泡,"嘭"的一声破出一个大洞。爷爷笑眯眯地看着,说:"你听,泥巴跟你说话呢。"我不信,只觉得不过是摔出来一声响罢了。爷爷直起腰,拿锄头轻轻敲敲地面,侧着耳朵听一会儿,说:"这地缺水,明天该浇浇了。"我将信将疑,扒开土一看,下面果然干得发白。

村里的老人常说,泥巴也是有嗓门的。脚踩上去,发出噗的一声,那是湿泥;锄头啃下去,咯噔一下,是干土在犟嘴。种了一辈子地的人,弯腰贴着地皮,能听见虫子翻身、蚯蚓松土、草根往下扎。泥土底下的声响,热热闹闹,和土地打交道的人都听得见。

夏天锄地,日头毒辣,汗珠子一颗颗滚落,掉在土上,"嗞"地一声就蒸发了。爷爷说:"你听,地在喘气呢。"热天锄地自有讲究,锄一刀松一层土,底下的水分不容易跑掉,庄稼就不怕旱。我半懂不懂,只晓得锄到地头,裤腿上的泥干成斑斑块块的硬壳,一拍,泥块噗噗往下掉。

冬天,泥土的声音变小了。冻得邦邦硬的地皮上,听不见什么动静。可地底下,蚯蚓缩成一团,蛰虫敛息蛰伏,树根还在沉默地往深处伸展。它们一边蛰伏,一边等待。等到地气松动,冰碴化成水,嘀嗒一声,春天就从那声嘀答里拱出来了。

开春后,冻土化开,满耳朵都是各式各样的动静。雪水顺着垄沟流淌,咕咕噜噜。种子在地底下舒展身子,滋滋地往土里扎根。麦苗拱破土层那一下,声音细得像猫伸懒腰,不贴着地皮根本听不见。可站远了看,一地绿茸茸的麦苗,沐在阳光里,安安静静。

风把叶子从枝头吹落,叶子落进泥土,泥土收下落叶。落叶慢慢沤成腐殖肥,养分再供给根须,根须又一次次托举新叶。

后来,一个冬天,我去给爷爷上坟。坟头上的草已经枯黄,草下面的土潮湿松软。手按上去,泥土还带着一丝微温。

我的曾祖父也埋在这片地里,挨着爷爷。两座坟,一前一后。我给爷爷磕头,膝盖磕在土上,硌得慌。土里混着碎石子、干草根、去年的草籽壳。磕完头站起来,膝盖上沾的土怎么拍也拍不干净。爸爸说:"不用拍,身上带点土好,接点地气。"风吹过来,坟头的枯草沙沙作响,像是爷爷应了一声。

黄昏时分,炊烟一缕缕升起来。有人家炒菜,油锅滋啦一响,远远飘来葱花香。有婴儿啼哭,哇哇几声又停下,想来是大人抱在怀里轻声哄着。各样声响从各家飘出来,混在一起落向地面,又被泥土吸纳。等到夜深人静,那些声音还在土层里嗡嗡回旋。

除夕子时雪,落地已隔年。

泥土之下,冬天的句点,是春暖花开。

六只麻雀飞来,落在芒草穗上。母雀站在最高处,小雀们依次排开,像一串省略号。羽色近似泥土,叫声轻如风声,影子恍若落叶。我站在远处静静望着它们。有一只胆大的蹦到地上,歪着脑袋啄食草籽。远远看去,这些蹦跳的麻雀,就像长了翅膀的土坷垃。或许在它们眼里,我也只是一个会走路的稻草人。

树朴素渺小地活着,我、房屋也是。土地赠予的厚爱,是饱满的果实,是沉实的麦穗。节气携雨而来,往复轮转,直至万籁俱寂。

一天是另一天的影子。活着,是逝者世界里的白天;我,是父亲半生的光亮,是他前半生的迎春花。

五月,每一穗麦芒,都是泥土奋力举起的手臂。我见过的花草,酿成淡淡的风。风掠过,在生活的枝头轻轻摇动。

老辈人说,带"天"字的药,主向上走:比如天门冬、天麻、天花粉;带"地"字的,主向下沉:比如地黄、地肤子、地龙。天补阳,地补阴。根连通下焦,花开在头面,枝叶舒展于四肢。这些随口道出的老话,落在泥里,便生了根。

村西有条小河,河水常年浅浅的,挽起裤腿就能蹚过去。有时候山洪下来,河水变浑,裹着上游的泥沙,一路流淌,一路沉淤。流到我们村,水稍稍清缓,河底铺着一层细沙。小时候在河里摸鱼,手插进沙里,能摸到小鱼贴着沙底慌忙逃窜。沙也是泥土的一种,是水里的泥。老辈人说,条条江河终归大海。可我总觉得,河水走到半路,有一半悄悄渗进地底。有一年大旱,河底露出石头,沙子干成粉末。可往下挖三尺,土层依旧湿润。是河水,悄悄在地下存好了水。大地之下藏着暗河,幽深的水系连通每一块田地、每一棵树的根。

万物生长,所有过程都缓慢而郑重。

泥土里有声音。活人的脚步,庄稼拔节的脆响,雨水渗进土层的嘀嗒声。懂得回望的人,不会孤独。泥土里,住着所有你惦念的人。



飞阁回澜浮碑影

刘逸忱

青岛湾潮声不息,前海栈桥如一道长虹横卧碧波,是这座城市最醒目的地标之一。行至桥南端回澜阁,阁内立有一方石碑,碑面空茫无一字,多年来引人生疑:此碑何时所立,原本镌刻何文?这个悬案,随着近年旧报、老档案与影像史料陆续面世,才渐渐有了脉络,一段民国重修栈桥的往事,也随之从岁月浪涛里浮现出来。

栈桥肇始于晚清。清光绪十九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建成此码头,供海军运输物品时停泊舢板小轮之用,故又名海军栈桥。德租胶澳之后,续筑加固,仍作码头使用,旧图上多标为青岛桥、登陆桥。及至小港、大港次第建成,航运功能分流,栈桥不再承担主要泊运,慢慢转为滨海观览之地。日据时期,前海栈桥之名广为流传,彼时后海、小港、大港皆有名为栈桥的码头,唯前海这座,与海湾山水相依,渐渐成为岛城标志。

1922年12月青岛自日本占领者手中回归后,前海栈桥仍兼作海军登陆与检疫码头,两侧沙滩辟作公园。经年潮汐侵蚀,桥体朽损,隐患日深。1930年,《申报》撰文指出,重建海军栈桥是青岛亟待兴办的要务,只因经费无着,迟迟搁置。葛敬恩接任市长后,命郑肇经拟定港务建设计划,将重建栈桥列为重点工程。不料人事更迭,葛、郑二人不久相继离任,修桥的谋划,转由新任市长胡若愚与港务局长李毓成接续推进。

港务局德籍工程顾问寿乐克完成改建设计,工程招标却一波三折。日商大连福昌公司低价中标,后被查出行贿、私改图纸、拖延工期,胡若愚震怒,撤销其承包资格,改由德商信利洋行接办。1931年9月,重修工程正式开工。新方案将南段老旧钢架木面拆换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身向前延长二十公尺,端头修筑三角形防波堤,削弱海浪冲击,堤上再建中式八角亭,供游人凭眺。市府专门设立监修委员会,李毓成、舒壮怀任监察员,寿乐克任监工委员会主任,多名技术人员参与,严抓工程质量。

工程尚在进行,市长再度易人。1931年底沈鸿烈接任,继续督办此项工程。沈鸿烈常年率舰队驻青,熟悉港埠情形,工程在其督导下稳步推进,历时近两年,于1933年5月竣工。6月6日,沈鸿烈偕李毓成等人验收,对整体工程颇为满意,唯觉亭内彩绘不雅,下令去除彩绘,墙面涂白灰,同时决定勒石纪事,立《重修前海栈桥记》碑。

1933年6月8日,《青岛时报》刊出沈鸿烈亲撰碑文。碑文追述栈桥自晚清始建,历经德租、日占、主权复归之后的沧桑,详述重修缘起、施工经过,并寄望后世守土者时常维护,永固桥基,长存海畔胜景。这份文字,是栈桥民国史研究重要的一手史料。其后,笔者又于1934年《中国石公司特刊》发现此碑影像,方才得以见到今日无字碑最初刻满铭文的原貌。

1933年7月1日,栈桥重修落成典礼举行,由中国石公司承制的石碑被安放于八角亭内。可落成前后,沈鸿烈正遭遇风波。6月24日,他在大港遇刺,随后发生军舰叛离事件,他心绪难平,几度请辞离青。旧报记载,8月初他短暂返青,公务之余微服独往栈桥,凭栏望海,伫立良久。风波平息之后,沈鸿烈继续主政青岛,并题写"廻澜阁"三字横匾,悬于阁门,这座八角亭自此定名廻澜阁(后改为回澜阁)。

此后,回澜阁成为青岛一处特别的公共空间。华北运动会水上赛事在此举行,桥上与防波堤挤满观赛人群;政要乘船抵青,常换乘小艇泊于栈桥,入阁稍作休憩,临窗览胜。平日夏秋黄昏,游人络绎,扶老携幼,登阁观海。旧时游记留下生动记录:阁顶覆蔚蓝色国产瓦,飞檐舒展,入门便见碑石,石质莹润;阁内设藤椅软榻,茶几点缀花草,螺旋梯盘旋而上二层。阁中亦办小型展览,1935年第二届菊展便在此举办,三百余盆秋菊与碧海飞阁相映。1936年评定青岛十景,"飞阁迴澜"位列十景之首。

岁月变迁,风物再遭改动。1940年日伪当局翻修回澜阁,增建望台,伪市长赵琪另撰碑文替换原碑。沈鸿烈原碑连同其所题横匾从此下落不明,仅档案留存赵琪碑文原稿。抗战胜利后,回澜阁一度租给军方励志社,接待登陆的美国海军官兵。1947年栈桥再次全面维修,工程跨越时代,直至1952年完工,赵琪碑文与日伪相关痕迹,也在这次修缮中清除。

百年栈桥,历经多次修葺,至今依旧静卧青岛湾,迎候四海游人。回澜阁内石碑,终成无字之碑。碑虽无字,旧报纸、老照片与档案里的文字,仍默默留存下这段修桥立碑的往事。潮声依旧,城市记忆不曾消散,留待后人继续寻访品读。

一石阅汉水

砚 弦

案头清供,最喜天然雅物。近日偶得一方汉江金纹小石,仅半掌大小,温润沉静,置之书案,便揽山川烟霞、千年水韵。细细观瞻、溯源品味,不觉沉醉于一石一江的风月与厚重。

此石为正宗汉江天然金纹石,石质沉润细腻,底色黝黑如墨,凝万古沉静之气;石中金纹蜿蜒流转、随性舒展,上如烟云出岫、空灵舒卷,下似层峦含黛、隐约迷离。一石自成丘壑,无人工雕琢之痕,有丹青难摹之韵,俨然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山水。静坐观石,方寸之间,便可揽远山烟霭、林壑清幽,得案头静观之趣。

汉江千里,钟灵毓秀。这条横贯陕鄂两地的长河,全长1577公里,流域峰峦叠嶂、溪谷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自成一格的汉江奇石。亿万年地质更迭、风雨磨洗、江水冲荡,褪去山石粗粝本貌,淬炼出致密坚硬、温润柔和的质地。其石色沉稳古雅、层次丰富,纹理百态千姿,山川风物、云烟鸟兽皆隐于石上,构图清秀灵动,意态敦厚逼真,尽现天地造物的鬼斧神工。

浸润南北山水气韵,汉江石兼具刚柔双美。大者巍峨沉雄,可陈于庭院厅堂,藏山河磅礴气象;小者玲珑清雅,可置书案、握于掌心,含云水温柔风情。山水赋其形,岁月养其韵,而汉江奔流千年的文脉风骨,终让静默顽石拥有了鲜活厚重的灵魂。

汉江古称汉水,是根植华夏的文脉之江。古人仰观天象,称天际银河为"天汉""云汉",又见人间汉水奔流之势与星河遥相呼应,天地同契、星河映川,赋予汉江与生俱来的诗意与辽阔。《尚书·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厘清江水源头;《诗经·小雅·大东》咏"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写尽天河与汉水悠远苍茫的气象。

在华夏水系文明之中,汉江地位卓然。《孟子·滕文公》有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文中将汉水与长江、黄河、淮河并举。虽古礼"四渎"为江、河、淮、济,汉水不在其列;但因《孟子》这一记述,汉水得以比肩华夏两大母亲河,在历代水系书写中留下独特位置。楚汉风云自此肇始,汉王刘邦依托汉中沃土休养生息、蓄势图强,终定天下,肇开汉家基业。自此,"汉"由一水一地之名,升华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文脉绵延,皆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一江汉水,满载千年诗韵风流。《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描摹汉江浩渺烟波、温婉风物,留存先秦先民质朴情愫;屈原行吟江畔,怀澄澈之志、守清白风骨,为汉水注入高洁情怀;王维泛舟江上,写下《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尽汉水浩渺空灵、山水合一的至高意境。杜甫、孟浩然等历代文人墨客临江抒怀、临水题咏,翰墨留香,让千里汉江浸润书香,沉淀千年文雅。

一石藏山水,一水载千秋。亿万年江水磨洗,洗尽尘俗、雕琢万象;数千年文脉浸润,涵养风骨、沉淀深情。



■农民画《泥土里的声音》
李增梅

那趟航班……

——献给女英雄抗美援朝老兵章寒竹

毛秀璞

(一)

那趟航班
是很久之前预定的

从青岛启航,直飞浙江
犹如一只神圣的大鸟
从当下飞进历史

当然是光辉灿烂的历史
承载突然加重,乘客突然爆满
人人前来道喜,唱歌
全世界鲜花都来了
姹紫嫣红,因为您,一位兵……

是的,飞机上——
普天下的有心人都来了
怀着热爱和平的心
来看望这位战争洗礼的伟大女性

(二)

航程很长,又很短
只因一位与子弹擦肩而过
与炮火、冰寒、饥饿
肉搏过的慈祥老人
所有人都愿意
登上这神圣的飞机

她为什么要坐这次航班?
她要飞到什么地方,是梦境?
她为什么要去这梦中?
要见谁?这居住岛城的老人
晚年要去南方
一心想见到的是谁?
相见之后,她要说什么?
她生死之交的战友要说什么?

或者什么没有说
她们,同是——
天底下"最可爱的人"

飞机起飞了
航程很短又很长

很长
因为和平的血液涓涓流淌
很短,因为三个字巾帼英雄的名字——
章
寒
竹

背 影

董芹芹

背影二字,极其素常,平时并无太深体悟。直到此次机场离别,才真正懂得,寥寥数语里,藏着千钧重量。

机场广播声声回荡,我拖着行李箱缓步走向安检。护栏外,女儿静静伫立,眉眼弯弯,笑着挥手:"爸爸妈妈再见,一路平安。"我轻轻挥手示意她回去。她转身的一瞬,细碎光影落满发梢,温柔又明亮。轻盈的身姿、跳动的马尾,一步步融进往来人潮,背影越来越远,直至隐没不见。

我抬步欲走,双脚却像被钉在原地。刹那间,热泪漫上眼眶,万千情绪汹涌而至,堵在心口、哽在喉头,万般滋味无从言说。

无数个日夜,我曾反复预想送她远赴大学的场景,一遍遍自我宽慰、做好心理铺垫。可真正告别来临,所有预设的从容都轰然消散。此行,是女儿执意送我们至机场,只因担心我们在外语言不通、出行不便。那一刻,我忽然真切感知,我的小姑娘,真的长大了,有了担当,有了温柔的责任。

她转身的瞬间,我心头仿佛被轻轻抽离一空。我终于读懂刻骨铭心的骨肉情深,一如多年前,她初离母体的阵痛。只是彼时是肉身之痛,此刻是心底绵长的牵挂与不舍。

十八年朝夕相伴,转瞬成序章。如今的她,终于像羽翼丰满的小鸟,奔赴更辽阔的山海。留给我的,是渐行渐远的背影,是岁岁年年里,半年一遇的短暂相逢。

犹记十年前的春日,尚且懵懂稚嫩的她,随我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旅行。年少的孩子满眼欢喜,轻声对我说:"妈妈,我喜欢这里。"我笑着期许:"喜欢就好好努力,将来考这里的大学。"她用力点头:"好的,妈妈。"

谁曾想,十年前随口种下的期许,终在时光里悄然开花。我不知道这份美好的"期许"算不算爱的套路,只知一路陪伴,一路期盼,满心皆是成全。

身旁的先生大步前行,未曾察觉我眼底的湿润。世人常说,父爱如山,沉默深沉。或许世间父母情长本就不同,母爱细腻绵长,藏不住分毫牵挂;父爱沉静内敛,藏于岁月不言不语。

走至前方,他蓦然回头,望见我泪眼婆娑,温柔地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顶,轻声宽慰:"别哭,女儿考上理想的大学,是天大的喜事。校园国际化、师资顶尖、同窗四海云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连连点头,泪水却愈发汹涌。十八年朝夕相守,不过弹指须臾,可融入骨血的亲情,却是贯穿一生的牵绊。离别时刻,短短片刻,竟似将时光无限拉长。

恍惚之间,岁月倒带,一幕幕旧景次第浮现。幼儿园门口,蹦蹦跳跳挥手告别的小小身影,娇俏可爱;求学路上,日渐挺拔、步步长高的少年背影,步履匆匆;青涩年华里,身姿舒展、眉眼温柔的少女背影,温柔灵动。

四季更迭,寒暑往复。我守在校园门口,目送她岁岁成长、步步向前,也在一次次目送里,悄然老去。

最难忘幼儿园的岁岁朝夕。每日放学,她总是第一时间冲出教室,遥遥唤我,飞奔而来,纵身扑进我的怀抱,紧紧搂住我的脖颈,直白又热烈地诉说爱意。数次我被她莽撞的欢喜扑倒在地,略显狼狈,却总能收获满场温柔的笑意与旁人艳羡的目光。

漫漫求学路,十八年春秋,我从未缺席她的家长会。年少的她勤勉上进、品学兼优,每每收获赞誉,我望着她背着书包前行的背影,满心皆是疼爱与欣慰。懵懂年岁,她总把亲手制作的贺卡、手工留予我们,稚拙的字迹写着纯粹的告白:"妈妈、爸爸我爱你们。"

每每如此,先生总会佯装"吃醋",打趣自己被排在后面,争执说笑间,满是烟火温情。我何其有幸,养育出懂得感恩、敢于表达爱意的孩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目送她的背影愈发挺拔、愈发笃定,也看着她的学业愈发繁重、步履愈发匆匆。

此番远赴异乡,晚餐过后,我们送她返回校园公寓。夜色笼罩城市,灯火璀璨、车水马龙,满目繁华。我紧紧牵着她的手,舍不得松开,离别再次如期而至。

望着这座繁华陌生的城市,我忍不住思绪万千。往后经年,若她眷恋此地、扎根于此,也要历经成长、打拼、生活,也要奔赴每个女性必经的人生旅程。而远在故乡的我,绵长的思念该如何安放?瘦小柔弱的肩膀,能否扛住世事风雨、人间跌宕?

万千牵挂涌上心头,我急忙攥住她的手臂,像握着一束照亮心底的光,轻声叮嘱:"宝贝,毕业后咱们就回家乡,外面再好,都不如故土安稳。"

她依旧乖巧,轻声应我:"好的,妈妈,我知道啦。"

可我心底深知,年少的奔赴、远方的梦想,从来不受约定束缚。前路漫漫,她自有天地,自有归途。

夜色深沉,她笑着挥手道别,纤细的背影隐没在满城灯火里。熟悉的离别场景,重复的目送瞬间,次次叩击心底,万般滋味交织翻涌,酸涩、不舍、骄傲、牵挂,无从言说。

返程回酒店的路上,月色如水,拉长两两相依的身影。我深知,我的孩子早已远超我的想象,独立、自律、纯粹、善良、上进、自省,懂事得让人心疼。看着她一路成长、愈发优秀,心底满是自豪与骄傲。晚风温柔、灯火温柔,这一刻忽然懂得,人间值得,岁月可期。